

胡子明 著

五洲出版社 印行

楚辭研究

胡子明 著

楚辭研究

五洲出版社 印行

## 目錄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離騷題解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一  |
| 說離騷「秋菊之落英」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六  |
| 離騷「后辛蒞醢」解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一一 |
| 離騷「啓九辯與九歌兮，夏康娛以自縱，不顧難以圖后兮，五子用失乎家巷。」四句的解釋問題····· | 一九 |
| 離騷錯簡說疑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二五 |
| 離騷韻譜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二八 |
| 湘君湘夫人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四四 |
| 說國殤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五〇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楚辭隨筆三則                | 五六  |
| 禮魂解                   | 六〇  |
| 涉江的斷句及錯簡              | 六三  |
| 說橘頌                   | 六七  |
| 天問題解                  | 七四  |
| 天問：昏微邈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解 | 七六  |
| 天問：古史證二事              | 八一  |
| 天問注解的困難及其整理的線索        | 一〇五 |
| 招魂解                   | 一二五 |
| 招魂地理辯                 | 一三五 |
| 屈原放逐時地考畧              | 一四六 |
| 楚辭中沅湘洞庭諸水斷在江南證        | 一五六 |
| 楚辭辯疑八事                | 一七八 |
| 楚圖說                   | 二一〇 |
| 彭咸是誰                  | 二一六 |
| 楚辭裏「兮」字的性質            | 二二五 |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楚辭「亂曰」解 | 二三〇 |
| 楚辭語法    | 二三七 |
| 楚辭古音錄   | 二六二 |
| 楚辭校勘記   | 二六八 |

## 離騷題解

根據典籍，首先給《離騷》下定義的是司馬遷。他在《史記·屈原列傳》中說：「屈平……憂愁幽思，而作《離騷》。離騷者，猶離憂也。」「騷」解爲「憂」，是沒有問題的；因爲「騷」和「憂」「愁」「慄」「怪」等字，不是疊韻字，就是同音字。究竟「離」是什麼意思，並沒有解釋。因而司馬遷以後，便有下列不同的見解。

(一)把「離騷」看做同義並列複合詞 據《漢書》揚雄做《離騷》而作反《離騷》，另外又作了一篇（也可能是一篇的別稱）《畔牢愁》。「畔牢愁」和「反離騷」意思完全相同。足見揚雄是把「離騷」解作「牢愁」。「牢愁」正是現在所謂「牢騷」。這個解釋在訓詁上是有根據的，《毛詩傳》說：「離，憂也。」

(二)把「離騷」看做動賓短語 班固《離騷贊序》說：「屈原以忠信見疑，憂愁幽思，而作《離騷》。離，遭也；騷，憂也；明己遭憂作辭也。」

(三)把「離騷」看做主從短語 王逸《楚辭章句》：「離，別也；騷，愁也；言己放逐離別，中心愁思……。」

後來的注釋家，大都沒有超出以上三種見解的範圍。這三種見解，不但有訓詁根據，而且還能在《離騷》本文中找出證據來。

這些見解，究竟哪個合適呢？要解決這個問題，我們應該首先肯定：「離騷」是這篇詩歌的標題，一個好的標題必須是簡明確切，總括全篇。屈原用這兩個字來做標題，應該是有他的重大意義的。

我們先看第一種見解。如果把這篇偉大的抒情詩很單純地標題為「牢愁」、「牢騷」或「憂愁」，既不能總括全篇，又會感到不明確、太浮泛的。並且，屈原作品中也沒有這樣以並列複合詞做標題的。

第三種見解，在《離騷》本文中的根據是「余既不難夫離別兮，傷靈脩之數化」一語。其實，這句話並不足以揭示全篇的主題。如果我們用現在的話把這篇詩歌標題為「別愁」或「離愁」，恐怕會感到不是滋味。屈原作品中，除《遠遊》（俞書憲先生認為這篇不是屈原的作品）以外，很少有這樣以主從短語作標題的。

惟有第二種見解，以「離騷」為動賓短語，這種標題，在屈原作品中是非常多的，像《涉江》、《哀郢》、《抽思》、《懷沙》、《思美人》、《惜往日》、《悲回風》、《招魂》等等都是這一類的標題法。當然，這種看法是比較合適的。不過，我們要把這篇詩標題為「遭憂」或「遭愁」，如同我們現在遭難、遭罪、遭殃之類的說法，也感到有些不像話；說到總括全篇內容，也更是談不到的。

那麼，《離騷》這個題目究竟是怎樣標的呢？究竟代表什麼意思呢？我覺得還是個動賓短語的標題法，只是一般把這個「離」字解釋錯了。

我們爲了明瞭屈原作這篇歌的原因，先讀一讀司馬遷的《屈原列傳》吧：

「……王怒而疏屈平。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，讒諂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憂愁幽思，而作《離騷》。離騷者，猶離憂也。……信而見疑，忠而被謗，能無怨乎？屈平之作《離騷》，蓋自怨生也。……上稱帝嚳，下稱齊桓，中述湯武，以刺世事。明道德之廣崇，治亂之條貫，靡不畢見。」

可見屈原作《離騷》，是發抒憂國之思的。《離騷》的內容，也正是如此。因此，我認爲這個「離」字有發抒陳布的意思。

我們在訓詁上考究一下吧。《左傳》（昭公元年）：「楚公子圍設服離衛。」杜預集解：「離，陳也。」原來這個「離」字是「摛」的借字。《說文》：「摛，舒也。」這個字也寫作「攞」。蕭該《漢書音義·揚雄傳》引《字林》：「攞，舒也。」又引宋衷說：「攞者，張也。」《文選》：「賓戲注引韋昭說：「摛，布也。」「舒」「陳」「張」「布」，義都相近。又按《大戴記·公冠篇》：「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。」孔廣森補注：「《博物記》『離』作『摛』。」又，王引之《廣雅疏證》在「摛，舒也」條下說：「……《史記·老子·韓非傳》：『善屬書，離辭，指事，類情。』《離》亦與『摛』同，謂舒辭也。」《正義》云：『猶分析其辭句。』失之。」是《離》

可通《摛》，古有明徵。

所以「離騷」即是「舒憂」、「陳憂」，也就是「抒憂」（古「舒」「抒」通用）。《離騷》中有「懷朕情而不發兮，余焉能與此終古」之句，正是全篇主題之所在。「發情」即是「抒憂」。這種標題法，也正和「哀郢」、「抽思」一類的標題形式相同。屈原在其他的詩篇裏也都寫出了和這大意相同的詩句。像《哀郢》裏的「登大墳以遠望兮，聊以舒吾憂」，《懷沙》裏的「舒憂娛哀兮，限之以大故」，《思美人》裏的「申旦以舒中情兮，志沈菀而莫達」，《惜往日》裏的「專舒情而抽信兮，恬死亡而不聊」，「願陳情以白行兮，得罪過之不意」，《惜誦》裏的「惜誦以致愍兮，發憤以抒情」，「舒憂」、「抒情」、「抒情」、「陳情」，都是《離騷》的好注脚。這樣的解釋，這樣的標題，不是很簡明確切，總括全篇嗎？

有的以爲：司馬遷把「離騷」解爲「離憂」，正是原於屈原的《山鬼》中的「思公子兮徒離憂」一句，並且在其他篇中還有「離尤」（《離騷》）、《惜誦》），「離愍」（《懷沙》）、《思美人》），「離騷」（《懷沙》），「離殃」（《招魂》），都是和「離憂」相類的短語。這些「離」字都做「遭」字解。爲什麼「離騷」不能解爲「遭憂」呢？

理由很簡單。一則「遭憂」不足以總括全篇；再則在整個屈原作品中不見「騷」字，《山鬼》的「離憂」不作「離騷」，正是要表示這個標題「離騷」和文內的「離憂」有所區別。屈原文內用「憂」不用「騷」，又何必強同「離」字作「遭」字解呢？

再有，朱道之先生根據《大招》這篇有「伏羲駕辯，楚勞商只」之文，信從王逸的注解，「勞商」是曲名，和「離騷」雙聲，以爲「離騷」卽是楚曲名。這是不足憑信的。因爲「楚勞商」三字，究竟怎樣解釋，還沒有定論；再說，屈原爲什麼不直然把他這篇長詩標題爲「勞商」，而要令後人去繞着彎兒尋求呢？況且，在那個時代能不能有這麼長的歌曲，還成問題呢！

## 說離騷「秋菊之落英」

《離騷》云：「朝飲木蘭之墜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」「落英」對「墜露」，本是極平常的意義，不成什麼問題，所以王逸《楚辭章句》並不爲「落」字作注。到了宋却偏有許多異說。這些異說彼此互相鈔襲，不避雷同，歸納起來，約有四派：

(一) 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云：「秋花無自落者，當讀如『我落其實，而取其華』（按『華』當作『材』，此傳十五年《左傳》文）之『落』。」是以「落」爲掇摘。姚寬贊同此說，見《西溪叢語》。

(二) 吳仁傑《離騷草木疏》云：「考『落』非『隕落』之『落』。《爾雅釋詁》云：『倅……落，權輿，始也。』郭璞引『訪予落止』爲證。蓋成王訪羣臣於廟中，謀始卽政之事。……『落英』云者，謂始華之時。」費衮《梁谿漫志》、羅大經《鶴林玉露》、蔡條《西清詩話》等並同此說。

(三) 李璧《王荊公詩注》云：「『落英』，乃是『桑之未落』、『華落色衰』之『落』，非必言花委於地也。」清朱珔《文選集釋》云：「以『落』爲始，自是可通。……必

云採花於初敷，亦不盡然。大抵花初開，其質尚稚，精氣未足，故多俟其將殘。『落』與『凋落』同義。《說文》：『凋，半傷也。』半傷，正將殘之候。凡物英華漸退謂之『落』……豈必飄墮於地而後爲『落』哉？此說似就李雁湖之說而引伸之。

(四) 王楙《野客叢書》云：『士有不遇，則託文見志，往往反物理以爲言，以見造化之不可測也。屈原《離騷》曰：『朝飲木蘭之墜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』原蓋借此以自喻，謂：木蘭仰上而生，本無墜露而有墜露，秋菊就枝而隕，本無落英而有落英，物理之變則然。吾憔悴放浪於楚澤之間，固其宜也。』

以上諸說，或解『落』爲『始』，或解『落』爲『衰落』，甚至謂秋菊無落英而有落英，乃係反物理以爲言，都是因洪氏提出『秋菊無自落者』的事證，而有意避開墜落一義，別求新解，其實是不對的；即使可通，也是很迂曲的。不過洪說似亦有所本。記得王荊公有一首《殘菊詩》云：

黃昏風困打園林，殘菊飄零滿地金。折得一枝還好在，可憐公子惜花心。

歐陽公見此詩曰：『百花盡落，獨菊枝上枯耳。』因戲之曰：『秋英不比春花落，爲報詩人子細看。』荊公聞之，笑曰：『歐九不學之過也。豈不聞《楚辭》云：『夕餐秋菊之落英』？』這故事宋人詩話筆記中多載之。我想洪氏謂秋花無自落，他不敢把『落』字解作墜落或隕落，或是因爲想到歐公譏諷荊公的故事。然而北宋間人對於《楚辭》的『落英』似乎不發生什麼問題的，更

沒有考慮到「落」字的訓詁。所以王荊公詠殘菊詩，仍然用「飄零滿地金」五字來形容它的零落；同時歐陽公也並不把「落」字解作「始」字或「衰落」等以反駁荊公。只有羅大經故意爲歐公解嘲，說歐公豈不知《楚辭》，不過意別有在，要使荊公自觀物理而反之於正，可謂癡人說夢。

但秋菊究竟落不落呢？據史正志《菊譜後序》說：「菊花有落者，有不落者，花瓣結密者不落。盛開之後，淺黃者轉白，而白色者漸轉紅，枯於枝上。花瓣扶疏者多落。盛開之後，漸覺離披，遇風雨撼之，則飄散滿地矣。……歐王二公文章擅一世，而左右佩紉，彼此互笑，豈非於草木之名猶有未盡識之，猶不知有落有不落者耶？」照史氏的說法，不但歐王二家的爭訟可息，而且《楚辭》的「落英」又何必不作「墜落」「隕落」等義解之，而必故意深求呢？

然而菊花的落否是一事，《楚辭》的「落英」究作何解，又是一事。我們不必問菊花是否會落，或有落有不落；即使一切菊花都不落，而且有現代植物學作根據，也不能說屈子的「落英」不許用「墜落」或「隕落」義。因爲騷人下筆爲文，興之所至，決無暇想到「格物」的問題，更不會想到作文章非根據物理不可。他上文說「墜露」，下文說「落英」，就顯然可見那「落」字並沒有特別的意義。何況《離騷》一篇用「落」字的地方很多，如前面云：

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遲暮。

後面又云：

攬木根以結置兮，貫薜荔之落蕊。

又云：

澹吾遊此春宮兮，折瓊枝以繼佩；及榮華之未落兮，相下女之可詒。

並此「落英」，凡四見，都是隕落的意義，不可作「始」字或其他意義解。所以王逸注草木句云：「零，落，皆墮也。」惟「落英」、「落蕊」無注；然一本「落蕊」句注文有「落，墮也」三字。以此推之，則「落英」句下王注或亦當有「落，墮也」三字，而今本脫之。這四個「落」字都是恆義，決非有別解，更不必深求。我們必欲拿理智來度量它，解釋它，豈非笑話？

我們再看兩晉以來，文人詩人，凡用《離騷》此文，無有不把「落」字解作尋常「墮落」或「隕落」的意義的。例如左思《蜀都賦》云：「敷蕊葳蕤，落英飄颻。」以飄颻形容零落的樣子。又如劉琨《重贈盧湛詩》云：「朱實隕勁風，繁英落素秋。」以「隕」對「落」。又如許詢詩云：「青松凝素體，秋菊落芳英」，也是零落的意思。唐太宗《秋日》詩云：「菊散金風起」，又云：「菊散一叢金」，又《賦得殘菊》云：「細葉凋輕翠，圓花飛碎黃」，（《考史鑄》《百菊集譜》引太宗《殘菊》詩云：「晚來風色清寒甚，滿地繁霜更雨金」，今檢《全唐詩》，太宗無此詩。）也都是狀菊花的飄落。至若蘇子由《戲題菊》詩云：「更擬食根花落後」，陸放翁《菊詩》云：「碎金狼藉不堪摘」，更明明說菊花是會落的，他們豈都是閉着眼睛瞎說的麼？更退一步說，即使他們都錯了，又何害其爲文學乎？照此類推，東坡《次韻僧潛見贈》云：「獨依古寺種

秋菊，要伴騷人餐落英。」又《戲章質夫寄酒不至》云：「漫繞東籬嗅落英。」更是明用《楚辭》之文，豈可一概以物理繩之。所以從文學觀點上看，不特《離騷》的「落英」不當深求，即荆公的引證又豈能說是錯誤。若洪慶善以下諸說，簡直是「固哉高叟之爲詩也！」王勉夫的曲解，那更是笑話了。（按謝疊山亦有與王氏相類似的說法，茲不贅。）

## 離騷「后辛菹醢」解

仁和梁曜北玉繩著《史記志疑》一書，號稱博洽，久爲士林所枕藉；顧其所引據考辯，時失之迂；又或矜奇炫博，喜持異論以相勝。觀其於夏殷三代之事，往往援引屈子《離騷·天問》之文以相質證，而又時時辯其不然，殆矯然以衛道自任者也。

《史記·周本紀》：「武王至紂死所，自射之，三發而後下車，以輕劍擊之，以黃鉞斬紂頭，縣太白之旗。」此本出《周書·克殷解》及《世俘解》。梁氏不信武王有斬紂之事，故《志疑》力爲辯之，其說畧曰：

此乃戰國時不經之談，竄入逸書；史公誤信爲實，取入股周二紀及齊世家。三代以上，無弑君之事，豈聖如武王而躬行大逆乎？世表於「帝辛」下書「弑」，蓋因誤信懸旗一節，故書「弑」字。孟子稱武王誅一夫，未聞弑君，奈何妄加以「弑」哉？論衡·復國篇云：「齊宣王憐覺鐘之牛，楚莊王赦鄭伯之罪。君子惡①不惡其身，紂屍赴於火中，所見悽愴，非徒色之穀觶，祖之暴形也。就斬以鉞，懸乎

①原注，疑脫惡字。

其首，何其忍哉！」又《雷虛篇》云：「紂至惡也，武王將誅，哀而憐之，故《尚書》曰：『予惟率夷憐爾。』」此與帷守一端<sup>①</sup>，足明武王之心。由斯而推，則《離騷》云：「后辛菹醢。」《周書·世俘解》云：「太師負紂，懸首白旗。」《荀子正論》及《解蔽篇》云：「紂懸於赤旆。」《韓非子·忠孝篇》云：「湯武人臣，而弑其主，刑其屍。」《墨子·明鬼下篇》云：「武王入宮，萬年梓株，折紂而繫之赤環，載之白旗。」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云：「武王殺紂於宣室。」《褚先生補·龜策傳》云：「紂自殺宣室，身死不葬，頭懸車軫，四馬曳行。」歧辭詭說，同爲誣矣<sup>②</sup>。

以上皆梁氏說。武王斬紂懸旗，其事之信否，姑勿具論。然梁氏意主矜博，歷引諸子傳記，而不及《尸子》。《尸子》：「武王親射惡來之口，親斫殷紂之頸，手汙於血，不溫而食」，與《楚辭·天問》之「列擊紂躬，叔且不嘉」<sup>③</sup>，「武發殺殷，何所悒」<sup>④</sup>，及《吳越春秋·句踐陰謀外傳》「武王親戮主以爲名」之文，已爲疏於檢覈。乃復誤解《騷經》之辭，竟指「菹醢」爲卽武王斬紂

①按見賈子連語篇。

②見史記志疑三。

③按「列」卽「戮」字，殺也。廣韻並「陟輪」切。諸本「列」或誤作「到」，注家多不能明其義而妄說之，惟朱子及丁晏稍得其解。柳子天對亦云：「頸紂黃鉞，且執喜之。」《以斬紂懸旗之事爲對。余別有詳說。

④按此亦重申上文「列擊紂躬」之事，余別有說。